

“请进。”

“打扰了。” 石神行个礼走进来。

靖子锁门的时候他已进了房间，毫不迟疑地掀开暖桌的被子，看他的动作似乎确信那里一定有尸体。

他单膝跪地望着富坚的尸体，那副表情似乎在定定思索什么。靖子这才发现，他手上戴着粗线手套。

靖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死尸。富坚的脸上已了无生气，嘴唇下方凝结着既非口水又不像呕吐物的干涸痕迹。

“请问……果然让您听见了吗？” 靖子试问。

“听见了？听见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的对话，所以您才会打电话来吧？”

石神听了立刻毫无表情地转向靖子。

“不，我完全没听见什么说话的声音。这栋公寓的好处只有隔音效果出乎意料地好。我当初就是看中这点，才决定住这里。”

“那您为什么……”

“你是问我怎么察觉出事了吗？”

“对。” 靖子说着点点头。

石神指着房间角落，空罐倒了，罐口散出烟灰。